

長篇小說

第四回 第四卷



財富，但是對一般人，是不能有多大的誘惑與興趣的。正因為這是一份沒人搶的行業，如果你願意，你和你的子孫，將永遠不愁失業，因為那是一份沒人搶奪，競爭的職業，那是一份隨十餘人的行列看起來相當長。他們都是結實的男人，他們的技術得自祖父和父親，以後，也將傳授給他們自己的子孫。他們安份，辛勤，冒險地操着這份與世無爭的行業，如果願意，你和你的子孫，將永遠不愁失業，因為那是一份沒人搶奪，競爭的職業，那是一份隨地等待他們去採摘。

戚公公是他們的領頭人，身健體壯

照着頭領人的規矩在領頭幹。

五十多歲

的老年人，紅而大的圓臉，蓄着一部兜

谷都響着他的笑聲，這笑聲給了青年

無限的毅力與勇氣，增強了求生的慾念，這群誠樸的孩子們永遠感到他的笑聲是那樣可愛與親切。他，這個被愛戴的領頭的老人，肩負着自己的行囊，走在年青人的最前面，他能使跟隨着他的大孩子們永不到寂寞和勞累。他們行行復行行，渡小河，越山嶺，通過縣界，經過十數個大小村落，沿途逢廟必拜，逢神便祭，二百多里的路程終于三天之內趕到了。每當村莊上的人們向他們叫着：「香菇客又來了！」時，他們總是很親切地和大家點頭招呼。

山腳下的幾間破茅屋隱隱在望，這是他們多年的老巢，每年每年，他們都將在這兒渡過漫長淒涼的寒冬，直到春天。現在，他們第一步必須先修築駐地

，這份修補工作他們早已有了一定經驗，不到數小時，五間孤單、陰暗、積塵、破

頂的茅房，居然煥然一新，內外蕩漾起一片歡笑之聲。

「喂，孩子們！快跟我來，帶着你們的血紙，鮮肉、香燭，我們要去叩拜山伯公了！」戚公公在外大叫，他永遠有一副寬大如洪鐘的好嗓子（聲音）。

山伯公是大家忙着從布袋裏翻出家裏準備好的染着老公鵝鮮血的血錢紙，和賣得半生熟的豬肉腿，跟着戚公公去參加祭拜山伯公。戚公公恭敬地上了香，燃燒，從此，每個人的命運似乎都託付給了山伯公，所有的香菇客則將在領頭的山伯公下安心工作。

第二天早晨，他們把供過山伯公的鮮肉腿掛了起來，準備讓它慢慢腐爛，

戚公公是他們的領頭人，身健體壯，照着頭領人的規矩在領頭幹。五十多歲的老年人，紅而大的圓臉，蓄着一部兜谷都響着他的笑聲，這笑聲給了青年無限的毅力與勇氣，增強了求生的慾念，這群誠樸的孩子們永遠感到他的笑聲是那樣可愛與親切。他，這個被愛戴的領頭的老人，肩負着自己的行囊，走在年青人的最前面，他能使跟隨着他的大孩子們永不到寂寞和勞累。他們行行復行行，渡小河，越山嶺，通過縣界，經過十數個大小村落，沿途逢廟必拜，逢神便祭，二百多里的路程終于三天之內趕到了。每當村莊上的人們向他們叫着：「香菇客又來了！」時，他們總是很親切地和大家點頭招呼。

山腳下的幾間破茅屋隱隱在望，這是他們多年的老巢，每年每年，他們都將在這兒渡過漫長淒涼的寒冬，直到春天。現在，他們第一步必須先修築駐地，這份修補工作他們早已有了一定經驗，不到數小時，五間孤單、陰暗、積塵、破頂的茅房，居然煥然一新，內外蕩漾起一片歡笑之聲。

「喂，孩子們！快跟我來，帶着你們的血紙，鮮肉、香燭，我們要去叩拜山伯公了！」戚公公在外大叫，他永遠有一副寬大如洪鐘的好嗓子（聲音）。

山伯公是大家忙着從布袋裏翻出家裏準備好的染着老公鵝鮮血的血錢紙，和賣得半生熟的豬肉腿，跟着戚公公去參加祭拜山伯公。戚公公恭敬地上了香，燃燒，從此，每個人的命運似乎都託付給了山伯公，所有的香菇客則將在領頭的山伯公下安心工作。

第二天早晨，他們把供過山伯公的鮮肉腿掛了起來，準備讓它慢慢腐爛，

戚公公，你們先走一步罷，我到爸爸坟上拜一下就來！」

「戚公公，這是第幾條了？」二牛把手上的火赤鍊蛇一擊。

「每年一條，這是第五條了，孩子！可是你爸爸在這荒山上已經安息了七年了，」

「戚公公，你們先走一步罷，我到爸爸坟上拜一下就來！」

「好罷，二牛，記住千萬可別單獨貪射野獸！」

「我知道，戚公公！」二牛邊應着，早已如飛地轉上另一條山路了。

深山叢中的古木仗着風勢，吼出了可怕的呼嘯聲，成群的小猢猻，敏捷地

長出蟠動的白姐。然後穿戴定當，用兩條粗繩腿布緊緊地束住小腿部份，雙手塗濃烈的雄黃粉以防毒蟲侵害，腰掛半月形雙斧，背負炸藥球，弓箭，獵槍以及簡單的小被捲和乾糧，手持鐮刀，沿着熟悉的舊道上山而去。他們一面穿過峻嶺深叢，一面無所顧忌地唱起家鄉流行的情歌，粗獷響亮。雙手不停地砍斷着阻礙道路的荆棘荒草，風在他們耳邊呼呼作響，樹在不停地搖曳，橫在他們面前的山峯越來越高，腳下的山徑也愈來愈險，但，他們的腳力也似乎越走越上勁了。因為那高高的山頂，到處散佈着他們勞累的成果，也將到處有他們的收穫，因此，這人跡罕有的原始深山，對他們有着莫大的鼓勵和誘惑，也是他們認為最美的境地。他們一面緊隨着戚公公，一面招呼着同伴，四十多個人不用組織便形成了一個整體。

「二牛，你看前面樹脚下蟠動的是什麼？」二牛後面的同伴緊張地問他。二牛雙銳利的大眼睛瞪了好一會，然後取過弓，輕輕的搭上一枝毒質的小箭「嘶」的一聲射了出去，只見前面草堆一陣翻滾，然後不再有動靜了。走的二牛裂厚大的嘴巴得意地笑了：「是我，戚公公，那是頭野豬罷？」戚公公看得清清楚楚，此時忽然大笑起來：「射得好，射得準，誰幹的？」二牛裂厚大的嘴巴得意地笑了：「是我，戚公公，那是頭野豬罷？」戚公公看得清清楚楚，此時忽然大笑起來：「射得好，射得準，誰幹的？」戚公公向他提出了嚴重的警告。

「是的！可是二牛，你得小心呵，碰上了豹，就沒有那麼容易解決囉！」戚公公看得清清楚楚，此時忽然大笑起來：「射得好，射得準，不要緊，管牠是什麼，反正碰上了我們的箭還會有命！」戚公公向他提出了嚴重的警告。

「二牛，千萬記住，不要輕視任何一種小動物，更不要跟着牠們窮追！」戚公公向他提出了嚴重的警告。

「喂，孩子們，我們不是來狩獵的！」戚公公的聲音又響了，於是大夥兒再朝上爬，爬！

二牛隨手攀下一根樹枝，圓睜雙眼，似在搜索前進。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只見他彎下腰，咬緊牙，高舉那根樹枝，使勁劈了下去，隨着又狠狠地補上幾下，他伸手一提，一條細長的火赤鍊蛇不能再在他手上扭曲牠的身腰了，一股殷紅的鮮血流自牠三角形的受傷的頭顱，任憑二牛筆直地倒提手上。當戚公公發現了二牛手上的蛇時，不覺含笑大叫：「二牛，有你的，真是個孝子，快去奠祭你爸爸罷！」

「自從爸爸給毒蛇咬死以後，我發誓每年非打死一條蛇來祭他老人家不可。」戚公公，這是第幾條了？」二牛把手上的火赤鍊蛇一擊。

「每年一條，這是第五條了，孩子！可是你爸爸在這荒山上已經安息了七年了，」

「戚公公，你們先走一步罷，我到爸爸坟上拜一下就來！」

「好罷，二牛，記住千萬可別單獨貪射野獸！」

「我知道，戚公公！」二牛邊應着，早已如飛地轉上另一條山路了。

深山叢中的古木仗着風勢，吼出了可怕的呼嘯聲，成群的小猢猻，敏捷地